



教父

〔美〕马里奥·普佐 著

陈良廷 刘文澜 译
吕平 陈茂先



教 父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陈良廷 刘文澜 译
吕平 陈茂先

云南人民出版社

The Godfather

Mario Puzo

(根据New American Library, N.Y. 1978年版译)

封面、扉页：万强麟

责任编辑：W.A

(内部发行)

教 父 [美] 马里奥·普佐著
陈良廷 刘文澜 译
吕 平 陈茂先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7 2 1 6 工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125

字数：348,000

1982年5月第一版

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400

统一书号：10116·897

定价：1.30元

第 一 卷

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是罪恶累累。

——巴尔扎克

第 一 章

阿梅里哥·博纳塞拉出庭听候纽约第三刑事法庭作出公正判决；向那些残害他女儿，企图奸污她的人报仇。

法官是个道貌岸然的人，卷起黑色法衣的袖子，好象要把那两个站在法官席前受审的青年狠狠揍上一顿。他脸色冷酷无情，威严中还带有蔑视的意味。不过阿梅里哥·博纳塞拉总觉得这个场面有点不对头，可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法官严厉地说：“你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堕落透顶！”是啊，是啊，阿梅里哥·博纳塞拉心里想，真是畜生，畜生！两个青年人光滑的头发剪成平头，俊秀的脸蛋擦洗得干干净净，

乖乖地低着头，一副低声下气、真心悔过的样子。

法官继续说：“你们的所作所为简直象丛林里的野兽，算你们走运，没有糟蹋成那可怜的姑娘，否则我要判你们二十年。”法官停了一下，两道令人难忘的浓眉下的眼睛狡黠地朝脸色憔悴的阿梅里哥·博纳塞拉膘上一眼，就垂下眼睑看着面前一叠缓刑判决书。他皱皱眉，耸耸肩，仿佛违背自己本意似地又说：

“但是姑念你们年幼初犯，又是出身名门，再说堂堂法律也不求报复，因此本庭判处你们三年徒刑，缓期执行。”

阿梅里哥·博纳塞拉干了四十年的殡殓行业，因此尽管兜头挨了这桶凉水，却没有把挫伤和怨恨形之于色。他那个漂亮的小女儿颧骨骨折，穿了钢丝至今还住在医院里，这两个畜生竟然就此逍遥法外，这一切岂不成了一场滑稽戏？他眼看两对欢天喜地的父母簇拥着他们的宝贝儿子。嗨，他们这下可高兴了，他们这下可乐了。

一股辛酸的苦水泛上博纳塞拉的喉头，从咬紧的牙缝里漫出来。他拿起白手绢按在嘴上。他站在那儿，眼睁睁看着两个青年自由自在，大摇大摆地走上过道，他们眼神冷峻，有恃无恐，脸上还带着微笑，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他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让他们过去，一面把那块干净的手绢按在嘴上。

两个畜生的父母这会儿走过来了，两男两女的年纪都跟他差不多，不过衣着更加美国化。他们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但眼神里却有一种奇特而得意的挑逗意味。

博纳塞拉再也抑制不住，他朝过道探着身子，声音沙哑地嚷道：“你们也会象我一样哭的——你们的孩子叫我哭，我也会照样叫你们哭。”说着就用那块手绢蒙着眼睛。辩护律师

们原来走在最后，赶紧过来把他们的当事人紧紧纠集在一起推着走，中间围着那两个回过身来好象要保护自己父母的青年。一个大个子法警赶快过来堵住博纳塞拉站着的那排位子。其实这些都大可不必。

阿梅里哥·博纳塞拉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一向遵纪守法，因此他混得不错。尽管眼前他一肚子仇恨，满心想去买支枪杀了这两个青年，憋得脑袋都发胀了。他转过身去对还没明白过来的妻子解释说：“我们上当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主持公道，我们只有去求唐^①·科里昂。”

在洛杉矶一套装饰得花里胡哨的旅馆套间里，约翰尼·方坦正象普通做丈夫的一样，醉得妒火中烧。他趴在一只红色的长沙法上，斗着手里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子喝酒，然后又把嘴浸在盛着冰块和水的水晶桶里漱去酒味。这时已经是清晨四点了，他醉后正在胡思乱想，幻想等那个放荡的老婆回来时把她杀了。也就是说，要是她还回来的话。要打电话给他第一个老婆问候孩子们可来不及了，既然他的演员生涯正走下坡路，打电话去找任何一个朋友，他都觉得不对劲。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就是他清晨四点钟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也会觉得心花怒放，受宠若惊，不过现在他们看见他就厌烦。他一想到当初自己走红运时他的烦恼曾使美国数一数二的女明星为之神魂颠倒，不由暗自好笑。

他正大口大口喝着苏格兰威士忌，终于听见他老婆的钥

① “唐”，原是西班牙人对地位显要人士的尊称，意大利黑手党用作对家族首领的尊称。

匙在开门了，不过他还是自顾自喝下去，喝到她走进房间站在他面前。在他看来，她多美啊，天仙般的脸蛋，紫色的眼睛热情洋溢，还有娇嫩柔美的肉体。她的美貌在银幕上更是格外娇艳，不同凡响。全世界有亿万男人爱上了玛戈特·艾什顿的脸。花钱买票就为了要在银幕上看看她。

“你究竟上哪儿去了？”约翰尼·方坦问道。

“找野汉子去了。”她说。

她误以为他喝得大醉了，谁知他跳过鸡尾酒桌子，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可是刚凑近那张富有魅力的脸蛋和那双可爱的紫色眼睛，他的怒火全消失了，马上又不知所措起来。她一看他拳头缩回去了，叫道：“约翰尼，别冲我脸上打，我正在拍片子呢。”这时，她错就错在不该嘲笑他。

她正笑着，他对准她肚子猛击一拳，她就倒在地上了。他骑在她身上，她喘气的时候，他闻得到她那股香味，他揍她的胳膊，揍她那滑溜溜、晒黑了的大腿。很久以前，他住在纽约“地狱厨房”^①里，那阵子他还是个愣小子，揍起那些拖鼻涕的小鬼来就是这模样。让人狠狠吃一顿苦头，既不打落牙齿，也不打断鼻梁，叫人落个终身破相。

不过他下手还不够狠，他狠不下这条心。而且因为她一直对他痴笑，就那么摊手摊脚地躺在地上，锦缎长裙拉到屁股上，一面笑一面还奚落他，“来啊，跟我乐一回，乐一回吧，约翰尼，这才是你心里真正想干的事呢。”

约翰尼·方坦站起身来。他恨地上的这个女人，可是她的美貌却是一层魔障。玛戈特一个翻滚，用舞蹈家的跳跃步

^① “地狱厨房”：在纽约曼哈顿西区，沿第十街下首，过去为黑社会罪恶活动猖獗的地区。

伐站起来对着他。她孩子气地跳起嘲弄人的舞步，还唱着：“约翰尼没打痛我，约翰尼没打痛我。”一下子她又仪态端庄了。接着她几乎有点伤心地说：“你这个可怜巴巴、傻里傻气的狗杂种啊，竟象个孩子似地揍我，约翰尼，你永远是个笨蛋，想入非非的意大利佬，连跟女人寻欢作乐也象个孩子。你还以为找乐子真跟你常唱的那些傻歌一样吗？”她摇摇头说，“可怜的约翰尼，再见，约翰尼。”她走进卧室去，他听见她锁上了门。

约翰尼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他弄得丢人现眼，懊丧之极。当初他在好莱坞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就是凭着一股子下层社会的顽强劲儿才混到现在，如今亏得这股劲儿他才拿起电话，叫了一辆车送他到飞机场。只有一个人能救他。他要回到纽约去。他要回到那个有权有势、有智有谋的人身边去，他需要这个人，他仍然信赖这个慈爱的人，就是他的教父科里昂。

面包师纳佐林，象他烤的意大利大面包一样，又矮又胖又硬，浑身都是面粉，瞪着他的老婆，年已及笄的女儿凯瑟琳，和他的下手恩佐。恩佐已经换上了有绿色字母臂章的战俘制服，他生怕这一闹会害得他回总督岛^①去报到时又要迟到，不由吓得魂不附体。他是几千名意大利战俘之一，按日获得假释到美国工商团体来做工，他一直害怕假释会被取消。因此，眼前这幕小小的喜剧对他来说确实是非同小可。

纳佐林怒气冲冲地问：“你有没有败坏我家的门风？是不

① 总督岛：在纽约杰堡，为美军第二军区总部驻地。

是给我女儿一小包东西留作纪念？既然战争结束了，你也明明知道美国就要叫你们这帮人滚蛋，滚回到处都是臭屎的西西里农村去。”

恩佐，一个矮小强壮的小伙子，手按在心口上，几乎含着眼泪在说话，可又把话说得十分巧妙，“老板，我对着圣母发誓，我从来没有利用过您的好意。我敬爱您的女儿。我恭恭敬敬地向她求婚。我知道我没这份资格，不过如果他们把我送回意大利去，我就再也不能到美国来，就永远不能娶凯瑟琳了。”

纳佐林的老婆菲罗孟娜一句话正说在点子上。“别胡闹了，”她对那矮胖子丈夫说，“你知道该怎么办。让恩佐留下，把他送到长岛^①我们表亲家藏起来。”

凯瑟琳哭了。她身材已经长得很丰满，面貌却很平常，唇上还长着淡淡的汗毛。她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恩佐这样漂亮的丈夫，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男人在僻静地方那么尊敬地爱抚她的身体了。“我要去意大利住，”她对父亲大叫大嚷，“如果你不把恩佐留下，我就私奔。”

纳佐林精明地看了她一眼。他这个女儿是个热情的姑娘。他已经看见过她撅起屁股擦过恩佐的身子，那家伙就挨在她后头把出炉的热面包放在柜台上的筐子里。纳佐林不由想入非非，如果再不想个办法，他们俩就要出毛病了。恩佐一定得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只有一个人能安排这种事情。他就是教父，唐·科里昂。

这些人跟其他不少人，个个都收到了雕版印刷的请帖，

^① 长岛，纽约市郊区住宅区，邻近大西洋。

请他们参加康斯坦齐亚·科里昂小姐的婚礼，吉期定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新娘的父亲唐·维多·科里昂，虽然现在已经搬到长岛一座大公馆里去住，可从来没忘记他的老朋友和老街坊。宴会就在那座公馆里举行，庆祝活动要搞一整天呢。不消说，这一定是个大场面。对日战争刚刚结束，再也用不着老是担心儿子在军队里打仗，而扫了大家吃喜酒的兴。为了表达他们的欢乐心情，举行一次婚礼倒正合大家的心意。

因此，那个星期六上午，唐·科里昂的朋友们都一窝蜂地涌出纽约城，去向他表示祝贺。他们带着奶油色的封包，里面装着钞票作为送新娘的礼物，一律现钞，不用支票。每个封包里都有一张卡片，说明送礼人的身份和他孝敬教父的款额。这份敬意教父可是真正受之无愧的。

唐·维多·科里昂是这么一个人，大家都来求他帮忙，他从来不会叫你失望而归。他不开空头支票，也不找什么胆小鬼的借口，说他的手脚捆住了，人家比他更有权势等等。你倒不必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报答他，那也不要紧。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你本人要表明你对教父的友好情谊。这一来，不管提要求的人多么贫苦，无依无靠，唐·科里昂都会把这人的苦恼记在心上。他一定会全力以赴来消除这个人的苦恼。他的报酬吗？友情，尊称他一声“唐”，更亲热一些的话称他做“教父”。单为表示一下你的敬意，不是要去沾什么光的话，那么到圣诞节往他家送一点小礼物——一加仑家酿土酒啊，或者专门烘一篮加胡椒的点心去就行了。不用说，这仅仅是出于礼貌，其目的就是要表明你欠他的情，他有权在任何时候来找你，要你为他做点小事来还他

的情。

在女儿结婚的这个大喜日子，唐·维多·科里昂站在长滩^①的家门口迎接客人，这些人他都熟悉，都信得过。好多人一生中交上好运全托唐的福，在这个亲密的场合当面叫他一声“教父”，感到无拘无束。在这场喜事中，就连那些当差的也是他的朋友。那个酒保是老朋友了，他使出自己调制饮料的好本事，宴会上喝的酒都是他送的礼。侍者都是唐几个儿子的朋友。花园里野餐桌上的食品是唐的妻子和她的朋友们烧的，方圆只有一英亩的花园则是新娘的几个年轻的闺友布置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唐·科里昂接待每个人不管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一个都不怠慢。这是他的性格。客人们无不惊叹他穿着这身夜礼服实在漂亮，要让一个不知底细的外人看到的话，说不定会把他当成那位好福气的新郎呢。

唐有三个儿子，陪他站在门口的是其中的两个。大儿子教名叫桑蒂诺，不过除了他父亲，大家都叫他桑尼。年纪大的意大利男人都斜着眼看他，年纪轻的都羡慕他。桑尼·科里昂在第一代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中算是高个子，身长大约六英尺，那头浓密而卷曲的短发使他看上去更加高了。他的脸就象个粗野的邱必特^②，面貌平常，只有那弯弯的厚嘴唇充满了肉欲，微微凹进去的下巴颏儿，看上去有股古怪的放荡气息。他身体壮实得象头公牛，人们都知道他生来好色，他的老婆吃足他的苦头，看见床就害怕。据说他年纪轻

① 长滩，位于长岛南部的城镇。

② 邱必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背有双翅、手持弓箭的裸体美少年。

轻就出入妓院，就是最结实、最大胆的窑姐儿看见他这副恶狠狠的样子，也要讨个双倍价钱呢。

这次婚礼宴会上，有几个大嘴巴、大屁股的年轻太太用镇静自信的眼光上下打量桑尼·科里昂。不过在这一天，她们可是白费心思了。桑尼·科里昂不顾他的老婆和三个娃娃都在场，正在打主意把他妹妹的女傣相露茜·曼西尼搞上手呢。这个年轻姑娘完全知道他的心思，她身穿粉红的礼服，乌黑溜光的头发上戴着花冠，正坐在花园里一张桌子旁边。上星期她在排练婚礼仪式的时候一直跟桑尼眉来眼去，当天早上还在圣坛边紧紧捏着他的手呢。姑娘家这么做已经够大胆的了。

她倒不在乎他永远也成不了他老子那样的大人物。桑尼·科里昂有的是力气，有的是勇气。他为人慷慨大方，心地好，一副雄赳赳的样子。不过他不象他父亲那么谦恭，而是脾气急躁火暴，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虽然他在自己老子的买卖里是个得力的帮手，不过好多人都怀疑他是否能成为这份家业的继承人。

老二弗雷德里哥，也叫弗雷德，又叫弗雷多，他这种乖孩子真是每个意大利人都求之不得的。忠心耿耿，唯命是从，一直服侍他父亲，三十岁了还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长得不漂亮，可是和家里人一样，脑袋也是邱必特式的，满头卷发盖着圆圆的脸，弯弯的嘴唇。不过弗雷德的嘴唇可没有肉欲的感觉，而是坚定不移的。他性格阴郁，算得上是他父亲的一根拐杖，从来不跟老子顶嘴，也没跟女人闹过什么丑闻给老子添麻烦。不过尽管有这些优点，他这个人却缺乏那种个人的魅力，缺乏那股兽类的威

力，这些都是当个领袖所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也不大有希望成为这份家业的继承人。

老三迈克尔·科里昂，没有跟父亲和两个哥哥一起站在门口，却坐在花园里最偏僻的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不过即使坐在那儿，他还是逃不过家族那些朋友的眼睛。

迈克尔·科里昂是唐的小儿子，而且也是唯一不听这个大人物管束的孩子。他不象别的孩子那样长着浓眉大眼和邱必特式的脸庞。满头漆黑的发丝并不卷曲，而是笔直的。明净的棕黄色皮肤如果换成个姑娘倒可称得上漂亮，就是说，他长得秀气又带点儿娇嫩。有一段时期唐确实担心这个小儿子会没有男子汉气概呢。不过到迈克尔·科里昂十七岁的时候，唐就放心了。

现在这个小儿子坐在花园最远的角落里，就是要表明他有意要跟父亲及家庭疏远。他身边坐着个美国姑娘，大伙儿对她闻名已久，可到今天才算看见了。当然他处处显得恭敬有礼，还把她介绍给所有出席婚礼的人，其中也包括他家里的人。不过他们对她并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她太瘦了，肤色太白皙了，作为女人来说，那张聪明的脸太机灵了；作为姑娘来说，举止又太随便。连她的名字，在大伙儿听来也太洋派；她自称凯·亚当斯。如果她跟大家说，她的一家在美国已经定居了两百多年，她的名字也是很普通的，大伙儿一定会不屑一顾。

个个来客都注意到唐对他的小儿子并不怎么特别关心。大战以前，迈克尔曾经是他最喜欢的孩子，但等时机一到，明摆着他就是选定的家业继承人。他那了不起的父亲具有的那种沉着的威力和智慧，他也有，那种生来的本能使他举止

令人不由不尊敬。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迈克尔·科里昂竟志愿报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而且还是公然违反他父亲明确的命令而参加的。

唐·科里昂丝毫也不愿意、更没这个打算让他的小儿子替一个大国当兵而送命。他买通医生，秘密安排好了。为了采取合法的预防措施还花了一大笔钱。可是当时迈克尔已经二十一岁，谁也拗不过他那股倔劲儿。他就这样入伍，到太平洋作战去了。在军队里他升为上尉，还获得了勋章。一九四四年他的照片还登上《生活》杂志，里面有一版图片专门表彰他的功绩。一个朋友把杂志拿给唐看（因为他家里人不敢拿给他），唐不屑一顾地咕哝说：“那些奇迹是为外国人创造的。”

一九四五年初，迈克尔·科里昂因负伤而退伍疗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原来是他父亲安排好让他出来的。他在家休息了几个星期，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到新罕布什尔州汉诺佛市的达特茅斯大学读书去了，他就这样离开了父亲的家。这次回来参加他妹妹的婚礼，也是把自己的未婚妻带给大家看看，看看美国姑娘的平淡无奇。

迈克尔·科里昂正把几个比较有趣的客人的小故事讲给凯听，逗她发笑。她感到这些人洋里洋气的，他也乐了。象往常一样，看见她碰到什么新鲜事物总是特别感兴趣，他心里也分外高兴。临了凯注意到有一小群人围着一木桶家酿土酒。一个是阿梅里哥·博纳塞拉，一个是面包师纳佐林，一个是安东尼·科波拉，还有一个是卢卡·布拉西。凭她一贯的机灵聪明，她看出了真相，这四个人并不怎么快活。迈克尔笑了。“对，这些人是不快活，”他说，“他们正等着我父亲个

别接见，有事求他。”果不其然，一看就知道了，这四个人的眼睛老跟着唐的身影转呢。

唐·科里昂正站在门口接待客人，来了一辆黑色的雪佛兰牌汽车，一直开到林荫道远处停下，坐在前面的两个人从茄克衫里掏出笔记本，堂而皇之地把停在周围的汽车牌照号码都记下来。桑尼转身对他父亲说：“那边几个家伙一定是警察。”

唐·科里昂耸耸肩：“这条街又不是我的，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桑尼那张粗犷的脸气得通红。“那些臭王八，他们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走下台阶，穿过林荫道向黑色轿车停着的地方走去。气乎乎地把脸一直凑到司机面前，只见那人毫不畏缩，打开皮夹子露出一张绿色的身份证。桑尼一声不吭地倒退一步，啐了一口，正巧把唾沫吐在轿车后车门上，然后走开了。他希望司机走出汽车，在林荫道上追他，可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回到台阶上的时候对父亲说：“那些家伙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把汽车牌照号码全记下了。狗杂种。”

唐·科里昂早就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所以事先劝过他那帮最亲密的朋友，要他们来参加婚礼时不要坐自己的汽车。他虽然不赞成桑尼这种愤怒的愚蠢表现，不过发发脾气倒也管用，可以使这些不速之客认识到他们的出现并不受人欢迎。因此，唐·科里昂本人并不生气。他早就学会了一定要容忍社会强加于你的侮辱，而且他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地位最卑下的人，只要时刻严加注意，总有机会向最有权势的人报仇。想到这儿他又觉得快慰了。正因为他懂得这一点，才没有丢掉他朋友一致赞美的谦恭。

现在公馆后花园里一支四人乐队开始演奏起来，宾客都到齐了。唐·科里昂把这些不速之客抛诸脑后，带了两个儿子到宴席上去了。

眼下这座大花园里已经有几百个客人，有的在摆满鲜花的木头平台上跳舞，另外的人都坐在长条桌子旁边，桌上堆着香喷喷的食物和大壶大壶的家酿红酒。新娘康妮·科里昂打扮得光彩夺目，坐在一张特别高起来的桌边，同座的有新郎、女傧相、伴娘和招待员。婚礼仪式是按照古老的意大利农村风俗举行的。这点新娘本来并不喜欢，可是因为她选中的丈夫已经使她父亲非常恼火，她也就答应举行这场意大利式的婚礼来讨他喜欢。

新郎卡洛·里齐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西西里^①人，母亲是意大利北部人，他继承了母亲的金头发和蓝眼睛。他的父母住在内华达州，卡洛离开那个州是因为他惹出了一点法律上的小纠纷。到了纽约，他认识了桑尼·科里昂，也认识了他的妹妹。唐·科里昂派遣信得过的朋友到内华达去调查过，他们汇报说卡洛和警方闹纠纷的起因是一支枪，完全是年轻人有失检点，没什么大不了，不费什么力就可以从档案里抹掉，让他保持一个清白的档案。这些朋友回来还详细汇报了内华达州合法赌场的情况，使唐很感兴趣，从此一直在反复考虑这行买卖。这也是唐之所以了不起的一个原因，他从每样东西上都能赚钱。

康妮·科里昂是个不怎么漂亮的姑娘，又瘦又神经质，

① 西西里岛在意大利南部地中海上，是科里昂的故乡。

将来一定会变成个泼妇。不过今天她穿上雪白的新娘礼服，再加上热情奔放，真是容光焕发，也可称得上是好看的了。她的手在桌子下面搁在新郎肌肉发达的大腿上。噘起弯弯的嘴唇向他飞吻。

她觉得他长得说不出的俊俏。卡洛·里齐很小的时候就在沙漠里露天干重活儿。现在他的胳膊还很粗，从礼服上衣外面就可以看出肩膀鼓起的肌肉。他在新娘爱慕的眼光注视下觉得很舒服，不断给她斟酒。他对她真是煞费苦心，殷勤备至，就象两个人在演一台戏一样。不过他那双眼睛一直在闪闪发光，注视着新娘右肩上背的那只偌大的绸钱包，钱包里现在塞满了装着贺礼的封袋。里面有多少钱呢？一万元？还是两万元？卡洛·里齐不由笑了。这不过是开了个头。他毕竟和一个高贵的家庭攀上亲了。他们总得要照应他。

在一群群客人里，有一个矮小精悍的青年，长着个尖脑袋，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也在打量着那只绸钱包。波利·加多习惯成自然地很想知道他怎么才能把那只鼓鼓囊囊的钱包抢到手。这个主意他觉得很有趣。不过他知道这是无聊而天真的梦想，就象小孩梦想用玩具枪去打坦克一样。他看着他的头儿，那个中年胖子彼得·克莱门扎，正跟年轻的姑娘们在木头舞池上转着圈子，跳那种生气勃勃的塔兰泰拉土风舞^①。克莱门扎个子特别高大，跳起舞来却步法娴熟，毫不拘束。他那结实的肚子不时还放荡地撞在比他矮小，比他年轻的女人胸前，所有的客人都为他叫好。年纪大一点的女人拉着他的胳膊要做他下一轮的舞伴。年轻的小伙子肃然起敬，

① 塔兰泰拉：盛行于意大利南部的民间舞蹈。